

当代中国画家丛书

李老十画集

DANG DAI ZHONG GUO HUA JIA CONG SHU
LI LAO SHI HUA JI 河北教育出版社



當代中國畫家叢書

李老十畫集

DANG DAI ZHONG GUO HUA JIA CONG SHU
LI LAO SHI HUA JI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老十画集 / 李老十绘.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5

(当代中国画家丛书)

ISBN 7-5434-6159-5

I. 李... II. 李...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4371 号

顾问 / 郎绍君 田黎明 宋维原 (宋毅明)

陈平 梅墨生

主编 / 刘宝华

摄影 / 郭青

责任编辑 / 康丽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王梓

制作 / 卜秀敏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邮编: 050061)

出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制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mm 1/8 25.5 印张

书号

ISBN 7-5434-6159-5

出版日期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相對無言感慨
 多生豪氣半
 銷磨狂心自抑學
 栽柳頽筆人嫌肯
 換鴝偶寫春山
 恰倦眼慣聽秋
 雨打殘荷蒼顏
 記取堪何用依例
 明朝畫佛佗

己巳季正月廿五日余目
 寫五丁六桂外像并跋其年
 一掃是方願上錄芳年畫主
 畫卷十不記五三三似承



白寫小像



白寫小像（自畫像）

恢詭高奇 遺世獨立

——重讀老十詩畫感言 周厲文

世界奇才老十逝世十周年了。他走得那樣從容，那樣慘烈，那樣令痛惜。最近我重讀他的部分遺作，心仍強烈受到強烈的震撼。久久無法平靜。老十性情極高，詩、書、畫、印樣樣出色，堪稱通才，他有思想，有魄力，有抱負，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被認為是新中国畫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太敏感，太單純，也太脆弱。他的自尊心受不得一點委屈，然而人世間的險峻，高強化了畫界的詭譎，加上疾病的折磨，使他過早地走上了人生的不歸之路……

我與老十相識於十八年前美院詩詞班，心契相投，一見如故，多次相邀登山臨水，作詩填詞，還在寒舍搞過詩鐘之戲，可謂其樂洋洋。記得他們成立槐蔭詩社，我也曾參與，還寫過短楹、段文字：

槐蔭詩社諸子，余賦詩中央美院，升晉委矣妙才，穆檀丹青，金石，余既賞其畫風清瘦，尤重其心能超脫，遠為忘年交。時以詩畫相砥切。諸子性分高妙，論詩時時去解。大詩之興矣，機變難。請子稍加清潤，則厚詩詩心。遠子直捷，不取柔詞。固理理尚為始云。鍾要聯花木必工，殿高處當對鴻蒙。天機氣至象無任，世路悠悠應有通。再清情能活法，死蛇龍可化生龍。高情遠韻新奇意，意外復是光太輝。

此後與老十，陳平諸君交往日密，每有磨子之嘆。

然而老十面對的世界，并不像詩壇畫苑一樣美麗。在當今時代，它有太多浮躁與虛假的成分。這與老十的藝術追求和人生理念格格不入。他思想境界比那樣地超前，因而深感孤獨。儘管周圍不乏同志之友，還是難以消解他遺世獨立的的心境。己巳（一九八九年）之秋，他送我一張畫，一隻眼神空漠的孤鷺知何處，在江邊的石灘上，題句云：「孤鷺何事許君試，冷眼神空漠然然。氣息慚雲萬里過，閉看春露誰江天。」神恰是那樣孤傲，冷寂與孤傲。這正是畫家心態的寫照。前此三年，他作的《嚴物者孤傲》，以極度誇張、變形的筆法，寫了一個背日拄杖的老頭兒，四周都是跋語：「今人論畫，開口畢加索，閉口馬蒂斯，

何不談梁風子，何不說徐青藤。見子新祖奇，便忘老祖宗。如此者當自掌嘴。」字筆極率，語極疾痛，流露出他對那些一味崇拜西方畫風的不滿。在他看來，南宋狂放不羈的「蘇軾」畫家凌煙與明代狂野奇詭的徐渭，并不亞於近代西派的大師們。用語極痛，雖有了後子年稱橫萬里之顧。但是老十的美學崇尚非泥古不化。他植根傳統而力求突破，并不排斥西方。後來他在此畫的眉額上補題了一段話：「此畫作於十年前，其時西風日熾，國人觀文論畫多以他人手眼求之，余雖未免惶恐事異超然之想。竊作此畫，時情懷。如今觀之，言辭有失溫厚，雖下白雲，各自精心同苦也就是了，何必激憤。」可謂名師之論。老十對於國外美學并不一概抹煞。其實他有著敏闊的視野，具有力求突破以開新風的巨才膽識的大家氣派。他對藝術的真誠，對理想的執著，對浮華的鄙夷，對生命的激越，在中西畫壇巨匠中不乏同調。比如徐渭，比如凡·高，都極相近似。凡·高一生深受東方美術的影響，他說：「我的」一切作品都是以日本藝術家葛飾北齋作為根據；日本藝術在法國印象派藝術家中生有根。」張上慧《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凡·高筆觸相放，用色大膽，感情激烈，終因不堪世俗的擊刺，憤而自殺。徐青藤因狹窄的藝術個性也屢入獄，自殺數次。但是這世孤獨的大師們，并不因生前坎坷的遭遇而減色。相反，他們的木作昭昭日月，光景長新。老十短暫的人生，正如同劃破夜空的明星，將照亮人們的心智，留在永恒的記憶裏。

浪淘沙

詩社記槐蔭，院宇深深。李郭才詞氣傾心。執筆高談當日事，一醉餘襟。

彩筆起烟雲，妙句如金。浮雲吹淨玉蟾鳴。留得清輝長照眼，光接星天。

序 并謀清

白蘭黑髮，北京青年畫家李老十，來自白山黑水的哈爾濱。

我一直說要寫老十，但一直沒有動筆。梅澤先生十年前為老十的畫集作序，讓老十過目後五天，聽到噩耗，沒法忍受。我現在看他的文字，都能感到梅先生在發抖。我是和血肉老十十年交好的朋友，我怎麼承受得。十年了，一天，突然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聽是老十的妻子章寧，說要在中國美術館為老十辦個展，另要為老十出畫冊，請我作序。十年，剛好是我作序，我馬上應允。那沉重的血字遠去了，一束藝術珍品在我面前展示開來，那是木生的老十。

我從和他第一次見面就想，我應該認識他。從第一次見面，就覺得我已經認識他。十年前，梅澤先生印象中他的李老十是「深情冷面，老氣橫秋」。我邊得再推前十年，他剛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分配到人民美術出版社不久，那時的老十常常微笑，一笑就露出，排白牙。寶寧說他不刷牙，為這吵過好幾次。老虎不刷牙，但牙齒最鋒利，記得各人帳事中他說白居易不愛洗澡，很多藝術家是辦男人，他們什麼都懶，勤奮就紙集中，一個點上，我固執地記得是「嘴白牙」。一笑，就從密集胡茬的臉上顯出青春來。他的眼睛，乍一看是兩眼明朗的男孩，但裏面暗含波瀾，深不可測。他是一個很生命的人，我覺得他要活到九十九。

李老十很獨特，他一下從我身邊無數人中獨特出來，從我認識的畫家中獨特出來，他很勤奮，到哪裏，哪裏就是字畫，有的是長長的條幅，一直掛到天花板，他的辦公室，櫃是一文革一中蓋的，幾近簡易樓，由於掛滿他的字畫，住進他用毛筆寫的字畫，變得厚重了。靠著一堵這樣自己搭建的牆壁，李老十渾身是勁，那時他畫了很多貓，老十屬貓。老十的貓也獨特於所有的畫家，他的貓頭是圓的，別人的貓，常常難以怪石懸崖，斬斷首領，李老十用兩指撐開天攔托他的貓頭，彷彿是一匹匹戰馬，雄赳赳氣昂昂，貓脖子上的羽毛也像馬鬃一樣狂舞，貓兩腿壯無比，像兩根柱子一樣矗立在大地上。他昂首云天，呼喚着風雨雷電。

畫完就自己配詩，我現在珍藏的兩幅都有詩，之：

文粹人處秉天性，竭誠是吾所不願。

這樣的一個人，自然與世俗所不容，有人就出來規勸他。這打擊他了嗎？沒有，我覺得，一點也沒有。他還是微笑，還是白牙。我給他擬了四個字：龍中展翅，他當即就寫，站到桌前，不夠，好像又加了椅子，還是把定柱掛頂着天花

板，他滿臉圓直擊極限。

李老十不是畫某，活得豐富多彩，騎一輛一六女式自行車上山，後來又滿頭，黑森森的一部，就有種別人身小的感覺。還有喜歡穿長衣服大衣服，彷彿有點比例失調。精神頭很足，身上老背著根棍子，見誰都想拿。想，還有就是讀書，什麼書都讀，甚至是各種雜書。他來借書，借得讓我害怕。大風大雨，他也非把書拿走不可，當着我的面而包得好好的，讓我哭笑不得。而後滿臉帆帆的就是我了，他騎車到一個水坑裏，把我的二期江曾世泡得面目全非。他喜歡會白石的香蟬詩，自己也要此不覺，如梅先生引用的南瓜詩：

遙看幾萬菊開空，近瞧一團亂麻。

古詩詞在很多地方已經成為聯袂奉贊，祇道一路最具活力。

李老十是位多產的藝術家，作畫也作文，身邊就有畫友又有文友。老十的畫不難求，我就約他為很多文友作畫。為作家李國文作《劉伶醉酒》，為大編肖德生作《東董拜石》，為大編章宗鈞作《播風圖》，為大編王成剛作《荷》等。他為我的兩本書作封面，又為我的《海上》插圖。我也因此被他豐富了許多，略知他身邊的一些畫家，畫山水的陳平，畫小紅人的呂勝中，畫小個裡體女人的朱新建，畫變形人物的蔣偉，為我的《世紀預言》畫插圖的藍青。老十和我就有一個打算，編一本書，作家畫畫，畫家寫作，參加的作家有陳世旭、畢淑敏等。有些編什已經在《作家》、《北京紀事》上發表，可惜半途而廢。這裏有許多原因，已經說不太清了。

一段時間，我們可以說是終日廝守。這樣，我就把他畢畫給「作家」上編王成剛。老十身上洋溢著一種生命力，很多人都受其感染，從當時作的很多明紙可以看出，李老十所作的全是生命的贊歌。他給《作家》作了兩三年的封面，一年是為大家畫像，一年是人頭像剪紙，全部生龍活潑。「作家」兩個字原來用的是來福的字，就因老十身上的這種生命力，《作家》雜誌突然決定，換成當代青年李老十的字，並且一直沿用下來。那時他在巨幅國畫《刺客》、《作家》登我的影集，我還選了「張和老十的合影，背景就是那幅《刺客》，老十的狀態如目小天。

我們經常在一起談畫談文，我在我的《尋找大師》裏面有這麼一段：

兩把椅子，我坐一把，另一把上空著，是席，是席，是李老十。

朋友坐那把椅子，我們一塊兒給他們「齊白石和黃賓虹」列表比較。

一個籍貫在湖南湘潭，一個籍貫安徽歙縣，生於浙江金華。

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地方。

一個出身農民，一個出身書香門第。

一個畫瓜果蔬菜，一個畫名山大川。

我說，齊白石畫馬有「猿因萬歲」，畫和平鴿，這些比較討好，黃賓虹沒有這一類的新作品。

李老十說，齊白石結識的一些人，也很起作用，陳師曾、徐悲鴻、都極力推薦他，他們都是很有影響的人物。

我說，周總理還以兩千元的高價，收購齊白石的一幅畫，這自然也抬高了齊白石。

李老十說，黃賓虹也許是濟高，也許是不善交游，齊白石就不一樣，他結毛澤東還過癮，也給蔣介石畫過。

我說，齊白石晚年和畫界子有關係，也有人不服，陳子丁說他沒有看法，齊白石讓自己的兒子拜陳子丁為老師。

李老十說，我更喜欢齊白石，他的每幅畫都有味，親切，關鍵是他的畫民意識。而黃賓虹的畫學術性太强，所以能看懂的人畢竟少，現在也仍然是理子東的人認同。

我說，齊白石的畫是從泥娃娃，年畫裏邊脫胎出來的，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

上海黃賓虹畫集的書報社，他沒坐在我的另一把椅子上。他說，他更喜欢黃賓虹，黃賓虹的畫有看頭。他說，黃賓虹畫語多次說過，他的畫得過三二十年，就能為世人所認識。今年是他辭世三十八周年。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對於擁有兩位大師，不過，我們以幾代人遭受的劫難作了代價。

這是我面對着那把不斷空下的椅子想到的。

勝利一個是喪失一切的開始。

容許兩個是擁有一切的開始。

因是朋友，又是同事，我還在美南出版社社內，李老十多次帶他的妻子愛子到我家來，孩子也穿大衣服，冬天是大棉襖，臨走時，老十讓他跟我們擺

吻，孩子總是吻在半截袖子上，顯得挺滑稽。每次都是在交鋒中離開。

那晚，老十是怎麼食肉梅墨生的印象的呢？

李老十有點不食人間烟火，穿新鞋不懂得把鞋托拿出來，結果是腳腫得走不動路。從他給朋友送的畫中，也可以看出來，比如畫一隻白眼青天的孤獨怪鳥孤臥在一塊石頭頂上，比如畫一條幅紙橫伸出一支蓬蓬還是折了的。他不愿從世俗，但走得比較遠，有時有點離譜，於是跟人拉開了距離。

這也是他走向孤獨的一條軌迹。還有他的懷才不遇，還有他在藝術交際圈所選擇的奇特道路，常常感覺他單槍匹馬在奮鬥。藝術家要攀登高峰，當然是孤獨的，他的選擇又近於「離」，於是孤獨更甚，於是「深情冷眼，老氣橫秋」。

從正面人生的鬥士，到冷眼看世界的隱者，不過是數年時間。從血性方剛的「青年」，到老氣橫秋的「老年」。噢，老十。

李老十住平房，外面有空間，房父和寶琴於是又搭了一大間，這就是老十書室。寶琴說他不會抽烟，有一回接烟問，他怎麼也不接。房父生氣說，得小頭接大頭，哪有大頭對大頭的？於是孤獨囚，最後房父也慢慢好，老十還就是不吸，房父覺得他這個人有點怪。

不過，他們不太投機的兩代人，畢竟合作完成了李老十書室，那時有寶墨幾張畫，有點小錢，畫室還就鋪了地毯。老十寒冬臘月也光腳站在地上畫畫，太冷，後來寶琴怕他受涼又給他鋪了，增加厚的羊毛地毯。

不像以前，在人民美術出版社社內，我們同樓，他在二樓，我在一樓。現在我們住的有點距離，而且有一段時間他還就不怎麼來。還有我調到中國作協，跟他不是同事了，但我仍住美術出版社。當然，我也總要跟他見面。我在《尋找大師》裏面還有這麼一段：

徐悲鴻是有意思的，甚至還是齊白石的追尋比自己還要深，而這位鼎鼎大名的院長，却極力推薦黃賓虹。說齊白石老先生的妙法自然，可比徐悲，可比任伯年，可比當代繪畫大師吳昌碩，可與中國畫史上任何丹青妙手媲美！認定此者可為大師，決心此一潭死水的北京畫壇第一重石，於是親自下聘者，聘請齊白石老先生到藝術學院當教授。還要親自登門拜訪，去請齊大師，但仍有人不服，有人出來阻攔。這到底是為什麼？

我替着我那輛買的時間不長可已經破舊的鳳凰自行車去找齊李老十。他正臥在地上作畫。有個日本人對他說，老十，真好。他的一條魚骨給日本人好幾千元。女婿造人，老十這魚。我的拜訪等於送財送命。於是，兩個人坐着，話不知從哪兒開始，後來長成木頭。

李老十，原名李玉杰，父母始的，操份，易名老石，并作《采芣苢石

圖》，兩次得過日本人的畫，還有別的，後又改名李老十，他行十，四聯父母所給。

齊白石什麼時候出的大名？
聲音特大，不像是我的說話，好像是從天地間飛出來的。

我看一眼，那把椅子空了，他站雲裡了，在給我倒水。他畫草草的是齊白石，桌上幾張裏有幾張給白石的畫。他欣賞齊白石的才氣，畫什麼怎麼畫都有味，百看不厭。

死了以後，應運還是死了以後。

他記憶不壞，自己把話又給接上了。龍井茶，配上一盤破卷花子。他已經睡上了。睡上好，我們兩個他待長時間靜靜，但靜起來又是話不投機，茶花子可以擺成長長的筒說，去填補無話。

為什麼？我直吞口氣。

他懶洋洋地在背脊上，剛剛畫畫的那股勁松懈下去了，眼睛裏閃着光。他被我逼到只有我們兩個人的世界裏。人說他是個鄉巴佬，沒文化，沒通過畫前院校的门檻，沒古法，再加上性情怪僻。

話不多，但瓜子殼有了兩小堆。我不想吃瓜子，但我這堆瓜子殼并不比他那一堆小。

不要寫多兩條腿少兩條腿，那是記者們的伎倆。

他在譏諷我的《畫聖》。

我送一溜瓜子回敬他。

你寫的幾個人都是死了的大師。你去找大師，我來找去，還能找出什麼呢？吃力不討好。

我這堆瓜子，我不是怕棄，我發現不了大師。我的尋找是另一種意義。我不知道一個人怎麼成爲大師，但我對注意到一個個大師在怎樣被拋棄。

瓜子乾越埋越過。

我站了起來，他送我走出去，到門口。我想起我是被他家的地毯嚥住，脫了鞋進來的，於是把物伸到已經去了鞋帶的三接頭皮鞋裏進去，着車了，不用彎下腰去繫鞋帶。

他又眯眯的，又可以回去畫畫了。

瓜子碾得不碎。

瓜子不壞。

我也挺想去捨。

我這裏說的賣「魚」給外國人，估計也不多。從他留給噉了豆豉的那麼點錢，僅僅是四萬元，就可以看出來。

老十的畫，就在自建的有點土味又鋪了雙層紅地毯的畫室裏，走向他繪畫的成熟期。幾何系列和鬼家系列。

一天，一位青年畫家來找這畫，看見我翻開李老十畫集，邊上還有一本拍賣行的圖錄，他先翻那本圖錄，放下，過來看李老十，他竟看了三遍。急得未盡，嘴上一個「好」字。但後來又感嘆，當今社會富人附庸風雅，室內裝飾也追求名人字畫，但他們不會喜歡李老十。老十的畫，祇有真正識貨的人纔會收藏他。李老十知音難遇，李老十的藝術永遠是孤獨的。

前邊說過，我。見李老十就認識他，因他獨特於其他畫家，主要是因他的入物畫。因他的《快活林》，他的武松他的蕭門神，是李老十獨有的。後來，分成兩叉，一叉是後期的《水滸頁子》，又是鬼系列。《水滸頁子》更顯示他的形體結構把握的功力，而鬼系列則是更心毒化的。很多畫家都是用形體來揭示靈魂，李老十是用靈魂去強調形體，這是一種大家境界。

鬼系列當然就是人系列，林林總總，淋漓揭示。《如何是好》等可以說是當代文人畫的極品，筆墨相繼，設色雄沉，力透紙背，好到極處，就會生出負面，看得太透就再也看不透，所以鄭板橋寫得糊塗。李老十在這條路上回不來了。陰氣太重。我們的天才畫家李老十是消失在的鬼系列後頭的。有人贊賞他的海明威選擇，我知認爲他如果跨越這關，他會更好地去完成他的大師使命。李老十夭折在走向大關的路上。有時生比死需要更多的勇氣。

梅學生說他「深情冷眼」，揭示他的內心矛盾。我認爲下邊也應該是矛盾的，「老氣橫秋」順了，李老十後期的作品「橫秋」但不「老氣」。他的奇，雖然着，筆墨却還是強勁，暗含一種力，還是十年前老十生命的力，祇是沉默着，深藏着，可以說是雄健酣暢老辣。看久了，我受到他的生命帶着的感染，秋是實不虛亡。就說被梅先生稱贊的《十萬錢花園卷》，那是何等氣勢，如同十萬赴死的猛士。何曾有「丁」點的悲感，你看那生命的種子，一包裹在一個個不動聲色的蓮蓬裏面，隱於背後，這是護生赴死，金戈鐵馬，「秋聲」至此悲壯激昂。

花殘了，葉枯了，梗折了，蓮蓬也把頭垂下了，但在蓮蓬包裹中，那是李老十給我們留下的生命藝術。

李老十殘荷圖卷

陳平

秋盡寒塘翠葉凋，經霜歷雪凍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西風再動搖。

此心聲，是老十生前常書於畫端或左右。他喜畫荷，更喜殘荷。有殘蓋枯蓬百餘幅，其畫室得名「破荷堂」，畫中也有了「破荷堂主」的字樣。

破荷堂中，晝夜不計。日間造訪，可見其酣睡如泥。頭藏於枕下，宛如蝶在殘葉下的浮鴨一般，是謂自幼養成的習慣。夜裏他來了精神，好一派揮毫戰西風的景象。撮出墨柄枯蓬，直塗到病瘦力盡為止。扒個空，盤腿坐在地上，吸着烟卷，吞雲吐霧，機關一團。

老十性傲，但淺厚。平日新朋舊友聚到一處，論畫談詩，插科打諢，頗是風雅。問何故稱「老十」，自解：「本名李玉杰，因重名者甚多，一氣改李玉杰為老十，也是在家人子的原由。」自改了名，再不願畫「小人畫」了。偏愛作大

畫，說是過癮。便展紙，澀墨，圈花鳥，描人物，皴山水，但不師古法，而獨闢蹊徑，世人言怪。老十就是以怪享譽畫壇。

老十熱愛生活，生活有歡樂，也有苦難。他沉醉於畫畫之中，接卷，搗墨，塗得個灰涼世界，練句，工書，送來些苦樂人生。他的人物畫以鬼趣為材，描出了人世間的爾虞我詐，蟻利蝸名。便參透這萬丈紅塵，向往心中的淨土，步向一個沒有憂傷的世界，去而不返。佛說是到了芙蓉國裏，化為蓮花，舉燭一生。

今朋友們再到破荷堂中，盡其遺留下的部分荷花畫卷，刊為一集，可與世人共賞。

一九九七年五月五日於同敬樓



古木残荷图
103cm x 38cm
1992年





秋意濃
壬申年
初年
作

秋意濃
138cm x 70cm
1992年
一
好人平安
138cm x 70cm
一



大太陽當空照沒遮擋
 以火燒一把破扇失了寶
 你也搶他也要惹起老僧
 哈哈笑他把扇兒
 火中拋這禿僧却
 言多試得心似火
 滅掉高溫六十二度
 不覺暑氣漸燥

拋扇圖

癸酉之初冬于五
 石居畫之并識





拋扇圖

118cm × 66cm
1993年

行乞圖

177.5cm × 74cm
1991年



甜酸苦辣醋而打雪抹冷飯
獨解其中味時常笑看自
癸丑年
吳昌碩



貪飲三盃益
走醉眼觀人
以君到信
醉酒以
益十年
野



劉伶醉酒圖

137cm x 58cm

1992年

一

劉伶醉酒圖局部

一